

风物咏

烟台的冬

赵景涛

当最后一叶秋叶从烟台山的槐枝头飘落，北纬37度的这片山海，便打开了它最壮阔的史诗篇章——冬。烟台的冬，绝非沉寂与萧瑟的代名词，而是渤海湾畔一场风与雪、古与今、冰与火交织的磅礴交响。

当西伯利亚的寒流如万马奔腾，长驱南下直抵渤海湾时，一场名为“冷流降雪”的盛大剧目便在烟台山海之间拉开了帷幕。海水化作巨大的水汽仓库，干冷的空气掠过海面，贪婪地汲取着大海的暖与湿，携带着海洋灵魂的云团，登陆后被胶东丘陵的大手稳稳托举、抬升，最终凝结成万千琼芳，簌簌而落。

这便是“雪窝”烟台八分雪的由来，非是天宫倾洒，实乃海与陆、冷与暖、天与地一场亘古不绝的深情对话。于是，我们得以目睹那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：一边是碧空如洗、冬日朗照，一边是鹅毛纷飞、漫天银沙的“太阳雪”。

天地在此刻变得纯粹而深刻，一如我记忆深处那个1969年的早春。那年春节刚过，一个来自河南南阳的青年怀揣着憧憬，踏上这片土地。列车门开的一瞬，寒气裹挟着雪花扑面而来——那是烟台冬日赐予我的见面礼。三天后，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雪，便将连队的育秧棚压得吱呀作响。与战友们连夜抢修、在雪光与呵气中奋战的身影，是我与这座城市风雪缘分的开始，也让我初识“雪窝”二字那沉甸甸的分量。

二

雪落烟台，山海皆银装素裹，蔚成天然奇观。我慢慢亲近着烟台的冬天。

如果说蓬莱阁的飞雪是空灵的，丹崖山上的亭台楼阁在雪雾缭绕间，如触手可及的仙境，那么昆嵛山就是烟台“雪窝”的真正注脚。山里的冬季是一场真正的淬炼，我驻守昆嵛山的记忆里，一场雪后，从宿舍到办公楼那一公里的山路，需由战士们用铁锹在深可及腰的积雪中掘出蜿蜒的“战壕”。我们如踏着一条约白色的蹉跎，走向各自的岗位。这何尝不是一种浪漫？它锤炼了一支队伍在极寒中的筋骨，也让昆嵛山的雪，深藏了一代军人的热血与坚韧。

在这方银装素裹的世界里，还藏着千年文脉的静默回响、市井小巷的滚烫生机。冬日磁山如《山海经》古老画卷中的仙山，为肃穆的冬日平添一抹温柔与祥瑞。登上白雪覆盖的烟台山灯塔，山海城郭尽收眼底，宛若素白世界。步入朝阳街，百年老建筑在雪中更显摩登气质，古老与现代在雪光中完成了时尚的交接。雪花飘过所城的青砖黛瓦，600年的时光在这里仿佛凝固。循着烟火气，尝一口刚出锅的鲅鱼饺子，喝一杯清甜的苹果汁，或在非遗工坊里体验手作的温度，历史便在这热气腾腾的生活中鲜活起来。

烟台的冬天，外表是冰封雪盖的冷峻，内里却是一团越燃越旺的人间烟火。

立冬前后，莱山芳华园的冬储大集上，一车车白菜、大葱、地瓜堆成小山。“烟台人的冬天，离不开这一口”，老人们一边念叨，一边将成袋的粉条、虾酱装进小车。海鲜摊前更是热闹，趁着风平浪静渔船归港，人们买回成堆的鲅鱼、偏口，或腌或晒，将大海的丰饶浓缩成一冬的干货。这忙碌的储藏里，藏着一份踏实的安稳，是对抗漫长寒冬的底气，也是对朴素生活的深情。

当腊月二十三的灶糖粘住了灶王爷的嘴，浓浓的年味便再也关不住了。小年别有风情，福山“男不拜月，女不送神”的旧例在这一天被打破，全家一起恭送灶神上天言好事。随后，蒸枣饽饽的蒸汽、炸丸子的油香、写春联的墨韵，便充盈了每一条街巷。

春节更是高潮，海阳大秧歌扭出惊天动地的喜庆。在烟台多年，我最不能忘的是1988年春节。我部初驻海阳，大年初一早上，寒风凛冽，乡亲们却热情如火，以村为单位的秧歌队络绎而来，竟达十八支之多。我和师政委候学明率机关同志在营门内设案相迎，锣鼓喧天，彩绸飞舞，一支队伍表演完毕，另一支已在门外候场，长龙蜿蜒一里有余。我们从旭日东升迎到日影西斜，午饭也顾不上吃，心中唯有“军民团结如一人”的兴奋与感动。

四

烟台冬日的魂魄，还远不止于风花雪月与市井欢愉。

我的思绪总会飞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。那时，整个胶东半岛的群山沃野，都是野营拉练的广阔舞台。我们六个师的官兵顶风冒雪，“走打吃住藏”，行军足迹遍布烟台山乡。1983、1984两个严冬，两个整师加军直属团的战友，集结于牟平姜格庄的荒滩，在冻土上开挖五千亩海水养虾池。那是怎样的寒冷啊！狂风卷着渤海湾的湿雪，抽在脸上如刀割；铁镐砸下，冰碴四溅。部队分散住在周边近三十个村庄的老家家里，每天收工，炕总是烧得滚烫，破损的衣袜不知被谁悄悄缝补好。

这薪火一直在燃烧，从峥嵘岁月融入了当今这座城市开拓进取的基因。当“耕海1号”在冬季的渤海湾举办起“真鲷垂钓赛”，当南山滑雪场雪道飞扬着欢声笑语，当芝罘湾畔的巨鲸雕塑在雪中静静“深呼吸”——我们看到的，是烟台人在严冬中播种春天、在风浪里牧养希望的豪情。

这便是烟台的冬天。它是一场来自北方的盛大叙事，有雪的纯洁、风的凛冽、海的深邃，更有人的温情、城的雄心。它冷峻的外表下，包裹着一颗永远沸腾的心，永远升腾着热情与进取的气息。

同伴蓬莱走一遭

山止

作为土生土长的烟台人，我有极好的条件品味蓬莱。

最早知道蓬莱芳名，是在童年时奶奶讲述的故事里。

记忆里，在那座历经百年风雨的老屋院子里，那棵葳蕤芬芳的丁香树下，奶奶边做着针线活儿边讲故事，我总坐着小板凳依偎在她身边，静静地听。我沉浸在奶奶唇齿间一段段八洞神仙惩恶扬善的美好故事里。奶奶常常在我锲而不舍的盘问下，指着西边的大山说，山那边就是蓬莱，是八仙生活的地方。时至今日，这一幕一直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。常常地，静静地，这幅温馨的画面会轻轻碾过我面前，让我暖意融融。

稍及年长，奶奶的重复讲述已经不能满足我的好奇。我开始在浩瀚的书籍里打捞有关八仙和蓬莱的芳踪。在《东游记》《三戏白牡丹》里，我找到了比奶奶演绎得更精彩的八仙故事。我也终于明白奶奶口中“山那边就是蓬莱”是个善意的谎言。其实，奶奶故事里的蓬莱和我印象中的蓬莱特指的是蓬莱阁。我家到蓬莱不止要翻过一座大山，敢情到蓬莱还有一百多里地呢。

听了那么多八仙故事，读了那么多神仙传说，我着实应该到仙人居住过的地方走一走，看一看。虽然我和蓬莱神交已久，但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已是1990年夏秋之交。

二

那时我在一个边陲小城的交通部门供职，得到去蓬莱阁的机会，很是兴奋。去蓬莱那天天气很好，不冷不热，我们一行驱车很快就到了蓬莱阁腹地。在摩肩接踵的游人簇拥下，迎着习习的海风，登上了蓬莱阁。矗立在丹崖山巅的凌空仙阁的确是个神仙宜居和生产神话的好地方。摩天瞰海，云雾缭绕，鸥鸟翔集，长天一色。置身于此，凭阁临风，总令人身旷神怡，顿生出万般遐想。

“人间仙境”和仙道文化是紧密相连，相映成辉的。热情端庄的导游小姐如数家珍，给我们还原了蓬莱和以八仙为代表的道仙文化产生的渊源。真的要感谢我们极富浪漫情怀的先人，千百年来，他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，创造了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。他们创造了海上仙山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，创造了仙人和长生不老药，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仙道文化。秦皇汉武曾涉足这里，寻找蓬莱仙山。“朱门何足荣，未若托蓬莱”，世人随之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寻仙之旅。元光二年（前133），汉武帝没有找到传说中的蓬莱仙山，惆怅之余，下令在望仙岛的地方建了一座城，敕名“蓬莱”。宋

嘉祐六年（1061），登州郡守朱处约在丹崖山上建起了巍峨的蓬莱阁。金大定七年（1167）四月，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传教布道胶东。全真教尊吕洞宾为五祖之一，将八仙文化进一步弘扬光大。

海上仙山虚无缥缈，那么“八仙过海”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？导游介绍，蓬莱西北25公里，有一个沙门岛。宋元时期，这个四面临海的小岛是流放重犯的地方，囚犯们生还的机率很少。相传有一年，有八名囚犯抱着木头，乘着木盆渡过大海，历经千辛万苦漂泊到丹崖山下的狮子洞躲藏。这八个人中有男女老幼，有达官显贵，也有平头百姓。他们的行踪被当地一个渔民发现，以为是神仙，马上报告了官府。当众人赶到山洞时，八人早已不知去向。于是人们确信他们是海上仙人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筑梦的人们逐渐演绎附会了以吕洞宾、张果老为代表的八仙故事，传唱不衰。八仙的故事和美轮美奂的蓬莱阁珠联璧合，流光溢彩。

三

蓬莱阁留下众多前人楹联题刻，有两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一个是文豪苏东坡写下的《登州海市并序》。宋元丰八年（1085）苏东坡就任登州主事五日，写下了“东方云海空复空，群仙出没空明中”的千古绝唱，留下“一诗二状三美四至”。正因为《登州海市并序》这首诗的宣传推介，让蓬莱和蓬莱海市蜃声四海。另一处是爱国将领冯玉祥手书“碧海丹心”石刻。九一八事变后，察哈尔抗战失败，冯将军归隐泰山。1934年6月30日，冯玉祥与探望他的国民党元老李烈钧莅临蓬莱。在蓬莱拜谒蓬莱籍抗倭名将戚继光祠后，触景生情，欣然写下了“碧海丹心”四个大字，抒发了他“继前贤”“驱劲敌”的忠心报国情怀。

游览了蓬莱阁，在蓬莱城内，我们择一处幽静小店小酌。对于久居内地的朋友来说，喝着当地酒厂生产的“醉八仙酒”，大快朵颐淌着鲜灵劲儿的生猛海鲜，也算是做了一回真正的神仙。对我来说，吃一碗精致的蓬莱小面更是舌尖上的享受。这种小面滑溜、有劲道，配以时令海鲜为卤，是蓬莱人宴会中的压轴主食，更是招待客人的最高礼遇。遥想当年，东坡先生在蓬莱一定吃过蓬莱小面的，他若得闲为小面赋诗一首，想来一定会让蓬莱小面像“东坡肉”一样美名远扬。

“一朝九转乾坤就，同伴蓬莱走一遭。”那次蓬莱之行以后，我陆续多次去过蓬莱，但都不及第一次的印象深刻。我想，如今人们去蓬莱，一定不是去寻找海上仙山和不老仙药的，因为神州处处是蓬莱。